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 / 刘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1-26959-6

I. ①波… II. ①刘… III. ①波德莱尔, C. (1821~1867) — 诗歌研究
IV. ① I56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0462 号

- | | |
|-------|--|
| 书 名 | 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
Bodelai'er: Cong Chengshi Jingyan dao Shige Jingyan |
| 著作责任者 | 刘 波 著 |
| 责任编辑 | 初艳红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959-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alicechu2008@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47.75 印张 754 千字 |
|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3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导 论

文学和城市之间的渊源可以说与城市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西方文学的历史一直都伴随着对于城市讲述的历史。从早期神话、史诗和《圣经》对古代城邦、城市的讲述,到现代文学对伦敦、巴黎、纽约等大都市的讲述,文学叙事的发展始终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互影响,始终体现出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城市的发展在为作家们提供素材、语境和生活经验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反省人性的方式和评判价值的标准。

一、作为文化隐喻的城市

人类历史上早期城市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马克思认为,城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天然而成的,其进程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充足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和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作为城市生活先决条件的两个因素,这使得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能够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的工作。劳动分工是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不同行业的人聚居而生,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去追求比基本生活需要更高的目标,由此产生了城市。

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堆积,也不只是人群的会聚,虽然建筑物和人群是城市最显明的外观特征。诚如《城市发展史》的作者芒福德所言,城市“是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但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①。芒福德在他的书中使用一系列形象化的隐喻来说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明城市的文化功能:磁体、子宫、容器、剧场,等等。他认为,城市与文明不可分割,人类的整个文明史就是以城市为聚集中心发展起来的。他把城市看作是创造和容纳了几乎全部人类文明的实体,甚至直呼它就是“文明本身”。诚然,城市以其包容、汇集、融合的功能,实现着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的三个基本使命。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人似乎就已经意识到这点,孕育出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城市意识。正是基于这种意识,苏格拉底感慨道:“乡村的旷野和树木不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①罗素也把希腊的城市看作是希腊文明的精华,称“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②。

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工环境,其主要功能是“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③。就其本质含义来说,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演进的最急剧、最敏感的场所,城市反映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是在物质和精神空间中显现出来的人的文化,是人文的空间化,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化身。城市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书写城市教育人类、陶冶人类、改造人类、提高(有时也是戕害和绞杀)人类的历史。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创造来看,城市都最典型地体现了与自然相对立的“人化”,是人类一切内隐或外显的行为全面施展的场所。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时刻上演着一出出或混乱无常、或神秘离奇、或滑稽丑怪、或优美崇高的大戏,极其引人入胜。人性在这里以放大的规模和尺度得到最鲜明、最充分和最极端的发挥。人性中的高洁与卑污、高贵与堕落、高尚与败坏之间的激烈较量让城市成为人类文明的风暴中心。

城市是一个极端矛盾的存在,是理想和世俗的混杂。早期城市就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天堂”和“地狱”的正、负两面性。《圣经》中就有大量关于建城和毁城的故事:一边是寄托着乌托邦理想的圣城耶路撒冷,一边是作为堕落和罪恶象征的巴别城、索多玛、蛾摩拉、巴比伦。作为人类的城市想象原型,古代关于“上帝之城”的完美神话和关于“堕落之城”的腐败神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城市,因为站在迄今文明最高峰的人类在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城市

① 引自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2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1页。

③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582页。

杰作时,谁敢说不像古人一样带着一种既深感自豪又充满负罪感的矛盾情结。

作为人类主要的生存场所,城市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都是被关注的对象。历史上无数的智慧人士都对城市世界进行过思考,提出过对于城市问题的看法,这可以列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莫尔、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本雅明等一长串名字。自现代主义思潮发端以来,文艺和人文研究与城市的关联愈加紧密,它们在本质上是关于城市的,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城市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的定义,“城市文化”指“古往今来各类城市和城市区域之任何行为模式”^①。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宏观意义上的定义,涵盖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在城市区域的总和,包括物质器物、制度结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等多个层面的创造。

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的生产,只有将其放在城市社会背景与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揭示出其独特的时代状况。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许多物质生产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便催生了与之相应的精神生产理论的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强调了这两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②

城市不能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也不能只有欲望而没有灵魂。在物质、精神、欲望、灵魂的共同作用下,城市构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把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融合成一种生活形态和审美形态。费瑟斯通就此指出:

城市总是有自己的文化,它们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品、人文景

① 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urban culture” 词条。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

观、建筑及独特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带着文化主义的腔调说，城市中的那些空间构形、建筑物的布局设计，本身恰恰是具体文化符号的表现。^①

作为文化符号的城市空间构造和功能设置是城市灵魂的表现，如同人的形体是每个人的灵魂的表现一样。在城市的建筑和生活形态中，凝聚着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所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诠释，铭刻着对于人生存在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照，并且在象征性层面上表征着特定时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价值和观念。可以说在城市中，空间是人性的场所，建筑是人性的雕塑。城市生态与居民人格乃是彼此的镜像，两者之间具有互为隐喻或换喻的关系。

城市的变化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变化紧密相关，既是物质化的具体表述，也是功能化的抽象表述，还是艺术化的形象表述。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不仅仅是规模大小的变化，虽然规模的变化包含在其中。这种过渡最根本地体现在价值、方向和目的上的变化。城市化不只是意味着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叫城市的地方，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它也是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们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而在他们中间出现显著变化的过程。与传统的乡村生活相比，城市化以其独具的意识，带来生活习俗、环境景观、情感体验、审美趣味、道德状况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全新革命。有些在乡村生活中以为丑的东西，进入城市则不以为然；有些在乡村环境中一直被认为是美的东西，在城市生活中则可能变成不美的了。

人类用了 5000 年的时间来建造城市，并且用了同样多的时间来认识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但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的绝大部分时期，城市的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一直都非常缓慢。这种格局到了近代才开始发生改观。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拉开了欧洲近代城市化的帷幕。后来的工业革命浪潮更使城市化从 18 世纪末期开始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出来，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现代城市就此成为这个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结构，代表着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形态。整个现代世界都仿佛是在建造一座幅员辽阔的城市。短短两百多年时间里，

①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 139 页。

城市化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的巨大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一切变化的总和。

在当今世界,就人们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社会现象而言,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高低,被视为是“现代化”最明显的表征。一般来说,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齐头并进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是现代化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所谓“现代”,不应当仅仅被理解成一个历史性的时间概念,而更应当被看作是对一种全新文明类型的指称,标志着在一个在诸多方面与那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田园牧歌式的时代判然有别的新时代。而所谓“现代性”,是对这一全新文明类型及其特点的最凝练的表述。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剧变意味着现代性的剧变,反过来,现代性的剧变也就是城市的剧变。

二、城市经验与审美现代性

在城市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性问题无疑是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由于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丰富而矛盾的存在,这也致使“现代性”成为一个意义复杂并且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在对于现代性的多种解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同源而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抵牾的现代性。

一种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它以科学理性为旗帜,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相信通过构建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并达成人类自身的完善和自由。启蒙精神是对这种现代性的直接体现和高度张扬。现代的经验科学、社会规范、道德与法律理论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背景中各按其自身规律发展起来的。

另一种是以反思和审美为名而对前者构成反叛和超越的现代性。就在资本主义意气风发、顺风满帆地得到充分发展之际,一批眼光敏锐、思虑深远的先知先觉者基于自身的感觉经验,开始意识到理性的胜利并没有为人类带来预期的完善和自由,于是挺身而出,成为从“现代性”母体中产生出来的内在批判力量和强大的自我超越力量,以反思和审美的现代性来对抗科学理性的现代性,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中包含着的深刻矛盾性和悖论性。他们在捍卫审美现代性的同时,又在物质上拒斥现代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和怀疑。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什么可以让他们喜欢的事情,

但他们却又表现得像是极为着迷于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最具特征的那些事物进行反复的、不厌其详的描述。我们对他们的行为只能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他们实则 是以嘲讽的态度去喜爱这个让他们深为憎恶的时代，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承认它，为的是发展出一种在那里起着作用、正从内部腐蚀它的既定价值的力量。如果说前一种现代性的主角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占有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那后一种现代性的主角则是以资产阶级的逆子和批判者面目出现且常常沦为 社会边缘人物的一批诗人、艺术家和文人。波德莱尔在他那个时代是后一种现代性最具代表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最好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后来的人们（如齐美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阿多诺等）以审美经验为武器进行社会批判的思路，都可以在波德莱尔那里找到渊源。

审美现代性从本质上说是心理主义的，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感觉的当下性中去挖掘具有精神价值的收获。波德莱尔就毫不犹豫地标举现代性的这一特点，把当下经验视为自己的情感和想象的起点和终点。他在自己的诗歌实践中一如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所言，致力于从“过渡、短暂、偶然”中提取永恒，“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①。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纲领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文明为他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所倡导的审美现代性本身又构成对作为资本主义同义语的现代性的反动。他对精神价值的守护与对现代社会中粗俗的物质主义的抨击适成对照。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对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的悖论进行了这样的解说：

他（指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纲领似乎是一种尝试，希望通过让人充分地、无法回避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来寻求解决之道。一旦获得了这种意识，转瞬即逝的现时就可以变得真正富有创造性，并发现它自身的美，即昙花一现的美。^②

美转瞬即逝，但其“形式和神圣本质”^③将在精神宇宙的空间中得到永存。

齐美尔被认为是在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个深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

①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85页。

②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6页。

③ 波德莱尔在《腐尸》一诗的结尾处写道：“你的爱虽已解体，但我却记住 / 其形式和神圣本质！”

家。他的研究可以说是在波德莱尔提出的审美现代性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对现代性本质的定义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对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纲领的又一种解说：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的，即根据我们内在生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内在世界）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这个世界，在躁动的灵魂中凝固的内容均已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均已滤尽，而灵魂的形式则纯然是运动的形式。^①

齐美尔以哲学家的禀赋，以审美的眼光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带有几分亲近又带有几分疏离的态度，考察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现象和感性碎片，以揭示现代生活状况对个体情感、人格和心灵状态所带来的影响，其所采用的方法与作为城市诗人的“闲逛者”在大街小巷发掘生活和诗歌碎片的方式颇相仿佛，十分契合于城市生活的异质性、多元化、碎片化、开放性等特点。与波德莱尔一样，他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城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看与被看的经验，即一种基于感受的审美经验，因而他的现代性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审美社会学。

在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心灵之一”^②和“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③的本雅明那里，历史哲学也已经与美学理论难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本雅明怀着从历史现象学角度走近社会的经验结构的抱负，部分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未有过的方式探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内在经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结成的特殊共生关系。他与海德格尔一样，在思考自己时代的核心问题时，把目光投向了艺术与文化领域。他认为，经验结构是社会历史转变的产物，而现今时代的显著特征，首先而且最清楚地出现在美学经验之中。他所探讨的现代性落脚在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经验层面。他同波德莱尔一样，把客观世界的非精神状态再造成精神，在体验的

① D. Frisby, ed., *Georg Simmel : Critical Assess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4, Vol. 1, p. 331.

② 布莱希特语，见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序：本雅明的意义”，三联书店，1989 年，第 3 页，注 2。

③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 年，第 314 页。

层次上连接起现实经验和审美经验，连接起时代的生产方式（包括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等）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按照他的思路来看，文化艺术领域依然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只不过这种镜像不一定是现实的物质镜像，而倒更像是现实的精神镜像。他论述波德莱尔抒情诗的那些文字是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形象演示的经典范例。尽管他的思想中带有一些“过于精明的唯智论”（布莱希特语）和神秘主义的倾向，但他第一次让艺术作品真正地与生存方式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让“经济基础”第一次以可见的（虽然是隐喻的、寓言性的）方式与“上层建筑”在同一个充满寓意的空间中结合在了一起。物质国度里的废墟就此成为思想国度的资源，生活形态也因为转变成为审美形态而获得了价值。这也让本雅明这位体验的沉思者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创者。

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波德莱尔、齐美尔和本雅明三人并举，指出他们都致力于通过探索感受、情感、心态、灵魂等在城市背景下发生的变化来捕捉现代生活的节奏，展现现代生活的能量。他并且还认为，他们对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大城市的“现代性”经验所进行的描述，对促进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批判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意义。诚然，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现代性可以指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但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现代性更多是以一种态度、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思潮的面目呈现出来的，其偏重于精神文化，把物质视为人性的隐喻，把城市视为文化的隐喻，它不仅意味着行为和举止的新方式，而且还代表着感觉和思想的新方式。由此出发，福柯就明确地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与价值相关的态度，而不是一种简单地与历史概念相关的时期。他在《何为启蒙》一文中对他所理解的现代性做了这样的定义：

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点像希腊人叫做 *ethos*（气质）的东西。^①

① 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4页。

在福柯的思路中,作为一种态度的现代性实则就是指一种特殊的哲学气质,而这种特殊的哲学气质就体现在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之中。福柯所谓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既是现代性的,也是后现代性的。我们从他这里可以看到后现代思想与波德莱尔基于城市经验所倡导的审美现代性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城市经验与新的文学可能性

人类历史进程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在改变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对人们的情感生活和思维活动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震荡,并由此引起文化转型,深刻改变人类精神成果赖以呈现的方式和面貌。文学艺术以其敏锐的洞察,往往成为能够最先捕捉到这种文化变改的精神活动。历史上,对世界进程带来最巨大影响的,莫过于18世纪后期始于英国并向欧洲大陆进而向世界各地蔓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从那时起,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城市的存在,以及城市对自己命运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场巨变也波及语言和思维领域。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传统的文学艺术在稳固了许多个世纪之后,面临着一个亟待变革出新的时期。城市及其带来的种种新的经验改变了作家、艺术家们的生存方式和体验生命的方式,同时,新的生活也要求文学艺术用新的语言、形式、手法、技巧来加以表现。于是,一场由内到外全方位波及文学和艺术的伟大变革势所必然,一批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艺流派也应运而生。

在西方文学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不乏与城市结缘的作品。然而,具有独立个性和身份的“城市诗歌”的出现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其历史不会早于波德莱尔创作一系列巴黎诗篇的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生活和从事创作活动的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现代性”,其之所以为现代,是因为它在诸多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田园牧歌式的时代。城市诗歌,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必定包含着与乡村意识、农业文明相割裂乃至相对立的城市意识、城市价值。作为启蒙的产物,城市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人类精神活动的中心。作为人类心灵最复杂的创造物,大城市保持着其作为“思想交易所”的显赫地位。

在一般人的直观感受中,现代生活的流行伴随着抒情诗的衰落,仿佛现代

生活和抒情诗构成一对矛盾命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视角和价值转变的问题。所谓“衰落”，实则是传统抒情诗所代表的那种诗歌经验所面临的危机的表征，反映出以往的诗歌经验在面对种种以城市生活为代表的现代经验时所感到的无能为力。然而，真正有才能的诗人却能够从传统抒情诗衰落的危机中发现“新生”的可能性，充分利用现代生活为诗歌灵感提供的新的机缘，并借此改造诗歌语言和诗歌意象，创作出一种与现代生活相符合的全新的抒情诗类型，让城市经验在以现代抒情诗为代表的诗歌经验中得到再现。对于抒情诗来说，城市经验是一个悖论：它一方面导致和谐、理想、伤感等传统抒情的衰落，但另一方面也为以歌唱现代人内心激情（压力、分裂、震惊体验、欲望等）的现代抒情提供土壤。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持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城市生来就是没有诗意的，可见他们的文学观念中尚不具有后来的那种现代意识。从可能性方面考察，城市的振兴应该是与诗歌的振兴齐头并进、并行不悖的。这不只是因为城市里有文学所必需的条件，如出版商、赞助商、资金、刊物、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更因为这里有激烈的文化冲突和各种各样新的经验领域，如压力导致的紧张、离奇古怪的事物、奇思异想的疯狂、迅速变化的人事、众声叫嚷的喧哗、难以实现的激情，以及闲暇、辩论、思想和风格上活跃的交锋、艺术专门化的机会，等等。如果诗歌在本质上真如华兹华斯所言，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①，那城市生活以其能够为人带来最强烈的情感冲击和震荡而应该是天然地与诗歌结有缘分的。在城市中，可以见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血脉贲张的激情、更汹涌澎湃的强度。就算因过度的激情而导致极端的麻木，那这种极端的麻木也是以诸如厌烦、忧郁、悔恨、怯懦、冷漠、残酷、困惑、彷徨、绝望等一系列具有高强度的负面激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要我们换一种视角去观察它，换一种价值观去判断它，我们便会看到，城市、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经验，原来可以是一切素材中最富于诗意的。新的观察和新的判断支配着新的素材，引起文学观念和文学景观的巨变，促成新类型抒情诗的创建。在这方面，波德莱尔基于对现代生活的关注而创作的以《巴黎图画》为代表的大量歌咏巴黎的诗篇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波德莱尔的巴黎诗歌是现代意义上城市抒情诗和城市文学的发端之作。

^① 语出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

在波德莱尔之前,文学史上虽然一直都不乏“城市中的文学”或“文学中的城市”,但在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城市一直都是作为“他者”或至多是作为“陪衬”或“背景”出现在文学中的,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波德莱尔城市诗歌的出现,第一次用一种以“现代性”为标志的城市意识,带来文学观念、审美趣味乃至文学惯例和修辞手法的深刻改变。这种改变是经验全面变化的反映,突破了简单的城市素材或城市题材的层面,已经深入到感知和心理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层面的问题。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标志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方式不仅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深广的意义表现空间,而且还以其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为现代文学提供范型。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本雅明称波德莱尔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①。

自波德莱尔开始的现代诗歌实践证明,抒情诗并未在现代衰落,而只不过是随着经验和伦理的巨变而在主题、观点、意识、态度、语言、技巧等方面经历了一次面目全非的转型。城市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在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了登峰造极的体现。现代主义被看成是都市主义的产物,城市文学几乎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代名词。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城市成为审美中心,城市的形象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空灵,甚至成为完全脱离实体的意识产物和话语构建。如威廉·夏普所说,这样的作品“不是关于砖头和泥灰城市的书,而是关于‘非现实’的城市——即思想、语词的城市的书”^②,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作品中,城市被置换为了一个心理空间或艺术空间,其所表现的是新的感觉和激情,其所演绎的是新的思想和运动,其所体现的是新的哲学和伦理,其所发出的是新的呼号和质询,其所散发的是新的气息和光晕。

四、城市学术与城市文学研究

城市及城市社会荟萃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既丰富又复杂。长久以来,城市研究并不专属于某一学科。从古至今,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只有地理学家、规划师和建筑师,还包括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历

^①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un poète lyrique à l'apogée du capitalisme*, Payot, 1979. 该书中文版《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由张旭东、魏文生翻译,三联书店,1989年。

^② William Sharp and Leonard Wallock, *Vision of Modern City: Essays in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1.

史学家、艺术家等。这表明,对城市的研究必定是全方位的,既涉及物质和行为层面,也涉及制度和精神层面。概括地说,凡与城市及其文化相关的一切方面的研究,都可称为城市学术(Urban scholarship)或城市科学(Urban studies)。城市研究需要渊博的学识、深邃的目光、敏锐的思想和孜孜不倦的工作。

跨学科、跨文化、综合性是城市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研究城市的学科是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的进展而相应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有许多研究城市某一具体问题或某一具体方面的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口学、城市心理学等,也有城市学(urbanology)这种从整体上研究城市的产生原理、运行规律和发展特点的综合性新兴学科。此外还有专门从文化角度研究城市文化特征和实质的学科——城市文化学。

在对于城市文化的研究方面,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和城市人类学构成其三大支柱,其中尤以社会学者的城市文化分析最具分量。伴随城市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是城市社会学产生的背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问题指的是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城市问题,是资本主义发达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城市矛盾与冲突。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分析现代城市的起源和现代城市的物理法则之外,尤其关注城市生活对其居民的影响,即关注当城市作为一种心灵状态时所带来的后果。以本雅明、齐美尔、韦伯、涂尔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者从城市经验出发讨论城市生态对现代人心态的影响,针对城市人精神的游离状态,提出了对人之本质的追问。

现代城市文学无论在狭义还是在广义上,都是现代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市文学的研究自然也就是城市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是对世界和人类现实的观照,它以特定的载体展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表达并与他人分享包括情感、观念、价值、宗教、政治信仰等在内的人生经验。城市文学反映出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和想象,并且以其特有的方式介入现实城市的改进和发展。城市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梳理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描述他们在城市世界中的处境,分析他们的世界观、人性观、审美观对认识城市、体验城市乃至表现城市的影响,勾勒他们所建造的“文学城市”空间与“现实城市”空间之间的“异质同构”的关系,揭示他们作品中所反映出来

的城市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

如果说现代城市文学起步于波德莱尔的城市抒情诗,那对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则起步于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城市抒情诗的研究。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巴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宏伟工厂和现代文明的顶级橱窗。它那层出不穷的生活景观可谓光怪陆离,它那充满诱惑的浮华声色堪称风华绝代,不但吸引着流浪汉和纨绔子,也启迪着多少忧思郁结、满腹牢骚的诗人和思想家。正是对这座现代大都市及其文化的强烈迷恋促使波德莱尔创作他的抒情诗,也促使本雅明怀着雄心勃勃的抱负,希望通过《拱廊街:巴黎,19 世纪的首都》这部巨著对 19 世纪的巴黎进行全景式研究。可惜由于历史的厄运,本雅明的这部著作没有能够最终完成。不过,他的《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的主要材料取自《拱廊街》,篇幅相对完整。他在书中把波德莱尔的作品作为现代诗歌的典范,将抒情诗的现代感受方式、表现手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置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书中既有从文化系统出发对城市与诗歌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又不乏对文本细节鞭辟入里的精妙解说。本雅明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深刻影响了后来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主将之一的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本质及其审美特性的认识。在阿多诺所倡导的“否定的辩证法”和他对艺术救赎功能的推崇中,可以明显看到本雅明思想的影子。阿多诺的《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一文以考察艺术与社会辩证关系为重点,指出当代社会中艺术作品同文化工业的合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使艺术具有既是自律的实体又是社会事实的双重性质,而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作品如何能够仍然坚持自己的自律与社会现实相对抗,揭示社会的虚伪状态,表达真理,则是当代作家和学者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由本雅明等人开辟的新的研究城市文学的学术路线,吸引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众多研究者。

从城市文学的文献学目录大致可以推断,西方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个对城市文学进行研究的热潮,这种热潮至今仍未消退。在我国,随着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恢复,城市科学开始初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直至 90 年代中期,在中国掀起的城市研究热潮主要局限在文学艺术界。“都市对文学的进入成为 1995 年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甚至被评为

“1995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之一。^①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艺术往往能够最先体验到并迅速反映出城市中发生的那些或隐或显的变化,尤其是对那些发生在情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软性变化特别敏感。其所发现并指出的问题往往能够激发在政治、经济和其他学科领域里展开热烈的讨论。

对城市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研究以城市作为内容或主题的文学写作,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研究决定现当代文学特性的城市背景、城市语境和城市意识,研究在城市这个前提下决定写作态度、价值取向的审美观、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从城市这一特殊角度对现代人的情感蕴涵和精神世界的发掘。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这一研究与其说是与“城市”“西方”“现代”有关,不如说是与“人”,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有关。

虽然在过去两百多年间,最迅猛的城市化过程是与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但如今的城市问题已经超越了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的分析范畴,而且这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正主要发生在最难以控制的第三世界里,让第三世界正卷入一场不断加速的“城市革命”。在此背景下,城市与文学的相遇,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成为创作界和评论界的一个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热门话题。在当前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大潮以及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快速渗透已经成为诗人、作家们最重要的叙事语境。如何把握城市生活的质感和美感,如何从现代视角出发对城市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审查,如何理解城市诗学的内涵和特征,如何揭示城市生活固有的暧昧性和矛盾性,如何思考和表达城市文明对生命存在的潜在影响,如何在现代技术文明的霸权下为人的主体意识谋求牢靠的精神寓所,这一系列问题是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当代学人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对这些问题的廓清有助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我国文艺美学的建设提供启示,使之更加主动地适应和反映人们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的现代转型,并进而对我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五、城市文学研究视野下的波德莱尔研究

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已经形成颇具声势的“波

^① 《特区文学》,1996年第3期,第158页。

德莱尔学”(Études baudelairiennes)。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该领域取得了林林总总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涉及波德莱尔的个性气质、文学创作、艺术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几乎一切方面,这让今天的人们感到,要想在该领域研究中继续“出新”,这将是一个何其艰巨的挑战。

回溯以往的波德莱尔研究,各种方法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概举其要,有生平研究,有政治—社会学研究,有哲学研究,有精神分析研究,有医学—心理学研究,有符号学研究,有主题研究,有诗学和文体学研究。这些成果虽然丰富,但给人一个总的感觉是,它们大都呈现出各自为政的态势,往往局限在自己的领域里对波德莱尔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论述,很少能够见到那种借用已经掌握的一切批评手段,从多个角度攻克特定作品的研究。这样的局面实难真正让我们从总体上对波德莱尔进行全面领会。

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以及在更广泛意义的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和文艺批评论述,在审美和道德方面首倡现代精神。无论在审美还是在道德方面,波德莱尔的现代精神与城市生活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就是城市经验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把波德莱尔研究纳入城市文学研究或更广泛意义的城市文化研究的框架中,借鉴城市文化研究中多学科、跨文化、综合性的特点,打破藩篱,博采众长,从多种角度、用多样方法、在多个层面上对波德莱尔的创作和思想进行全面梳理。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波德莱尔创作的以《巴黎图画》为代表的城市诗歌,旨在论述这些诗歌中与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相关的诸多问题,并且探讨波德莱尔的城市诗歌对抒情诗现代转型的诗学和文化贡献。本研究既是阐释性的也是理论性的,既是分析性的也是综合性的。我们希望把原本分散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勾连成一个整体,把本研究构建成一个能够反映出波德莱尔世界的全息影像,以便更全面地揭示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和艺术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才华。我们相信,经过波德莱尔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现在是时候并且有可能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波德莱尔的那些以城市为创作灵感并体现现代意识的诗歌作品。我们将努力借用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光线尽可能地照亮这些诗歌“图画”。文中不仅有论题上的交叉,也有方法论上的融合,还有不同作品之间的相互印证。我们充分利用了现代学术在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存在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城市文

化研究等方面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虽然在这些资源中,许多都并没有直接论述波德莱尔的城市诗歌,但其中的视点、视野、所涉猎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文中始终把波德莱尔诗歌灵感和写作手法方面的细节,纳入到与那些被称为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的关系中进行通盘思考:如“恶”的问题、诗歌的功能、“现代性”的意义等。考察这些诗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良机,让我们得以提出并讨论与波德莱尔所倡导的新的美学观念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而波德莱尔新的美学观念的莫立,一方面体现出与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与一种远远超越于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密切联系。

波德莱尔创作的那些诗歌,乍看上去与时代的正统或主流风尚格格不入,实际上却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的。作为现代诗人的悖论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鲜明和充分:他一方面憎恨城市文明,但与此同时,他又懂得把城市文明拿来为我所用,滋养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思考。他以炼金术士的手法,从现代大城市的痛苦经验中提炼出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美学精粹。他以诗人的眼光,把巴黎当作整个世界来进行观照。新的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状况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缘,让他把城市中的一切都体会成人性的显现和人生的隐喻。他不仅考察作为肉体和生理学存在的人,也考察作为心理和精神存在的人。《太阳》一诗所表现的那位诗人为找到新的“诗韵”而降临到城市中(“在各个角落嗅寻偶然的韵脚”,第6行),这形象地阐明了波德莱尔要把诗歌经验与城市经验结合在一起的决心。

一谈到经验,就要谈到关系和交锋,谈到对感性资料的观察和对事物认识的丰富。外部生活和内在现实共同作用于经验,也可以说,经验是外部生活和内在现实的结合点。波德莱尔城市诗歌的创作实践就是位于外部和内在两种现实之间的这样一个结合点上。当我们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歌审美经验时,就必然会谈论诗歌与客观世界以及与价值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波德莱尔的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诗歌这种语言活动实则包含着三重的经验:对世界的经验、对语言的经验、对人的经验。当波德莱尔说诗人“绊在字眼上,一如绊在路石上/有时候撞上梦想已久的诗行”(《太阳》,第7—8行)时,他就以隐喻的方式完美地对这三种经验的内容进行了定义,而且他还运用极富动作感的“绊”“撞”二字,把这三种经验形象地表现成三种需要用极大勇气和本领去应对的